

被扯开了！然后你就叫醒了我。”
“那个黑衣人一定是地狱的无常，那大神仙是谁呢？他让你学法轮功，会不会是法轮功的师父呢？看来这回是真得救了！”
“是呀，谁是炼法轮功的呢？”
“你们局的小杨不就炼吗？”
“哪个小杨？”
“就是那个司机，还上咱家来过一次，听说后来被开除了。”
“对，对，你看我这记性！明天我去找他！？”
“行啊！”老赵太太说。◇

茫茫尘世间，
梦幻如云烟。
恩怨情仇都是苦，
人间净土何处觅。
乌云遮日时，
慧者光明显。
平凡之处见高洁，
拨开迷雾结善缘。
春风化甘露，
点点润心田。
今生幸遇“真善忍”，
一方净土在身边。

甘
露
之
歌



小小说

第二期

被扯开了！然后你就叫醒了我。”
“那个黑衣人一定是地狱的无常，那大神仙是谁呢？他让你学法轮功，会不会是法轮功的师父呢？看来这回是真得救了！”
“是呀，谁是炼法轮功的呢？”
“你们局的小杨不就炼吗？”
“哪个小杨？”
“就是那个司机，还上咱家来过一次，听说后来被开除了。”
“对，对，你看我这记性！明天我去找他！？”
“行啊！”老赵太太说。◇

茫茫尘世间，
梦幻如云烟。
恩怨情仇都是苦，
人间净土何处觅。
乌云遮日时，
慧者光明显。
平凡之处见高洁，
拨开迷雾结善缘。
春风化甘露，
点点润心田。
今生幸遇“真善忍”，
一方净土在身边。

甘
露
之
歌



小小说

第二期

目 录

《茅塞顿开》	3
《漩涡》	8
《看杆儿》	13
《在雨中骑车的女人》	16
《换肾》	20

动态网近期网址 安全访问被中共封锁的网站

<https://www1.Yinian.org>

<https://www2.Yinian.org>

明慧广播电台 目前使用三个短波频率，每天播出三次，每次1小时：北京时间早6点-7点，7105千赫；晚9点-10点，6030千赫；晚11点-12点，11700千赫。听众还可登陆明慧电台网站 <http://www.mhradio.org> 收听、下载节目。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向大陆每天播出六小时：北京时间早：6-7点，9.635兆赫，7-8点，7.310兆赫；晚：7-9点，7.280兆赫，9-10点，7.310兆赫；凌晨：0-1点，11.765兆赫。

目 录

《茅塞顿开》	3
《漩涡》	8
《看杆儿》	13
《在雨中骑车的女人》	16
《换肾》	20

动态网近期网址 安全访问被中共封锁的网站

<https://www1.Yinian.org>

<https://www2.Yinian.org>

明慧广播电台 目前使用三个短波频率，每天播出三次，每次1小时：北京时间早6点-7点，7105千赫；晚9点-10点，6030千赫；晚11点-12点，11700千赫。听众还可登陆明慧电台网站 <http://www.mhradio.org> 收听、下载节目。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向大陆每天播出六小时：北京时间早：6-7点，9.635兆赫，7-8点，7.310兆赫；晚：7-9点，7.280兆赫，9-10点，7.310兆赫；凌晨：0-1点，11.765兆赫。

(四)

周一晚上，老赵太太做了一桌子可口的饭菜，老赵看了看，说：“好！今天是得庆祝庆祝，我可是一天挣了十几万呀！”

老赵太太很想跟着附一句，可是没等说出口，泪水流了下来。

老赵忙说：“高兴的都流泪了？！”

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。

吃过饭，老赵觉的心里很踏实，很早就睡着了。老太太斜靠在床头，戴着花镜看电视，正看的专注，突然，老赵“啊”的大叫一声。她想一定是做恶梦了，忙摇他：“老赵，老赵！”

老赵睁开眼，摸摸胸口，眼睛睁的老大。

“怎么啦？老赵！你别吓我。”

“啊！”老赵舒了口气。

“你说我刚才梦见什么啦？”没等老太太说话，他就接着说：“神仙！一个高高大大的神仙。我刚一睡着，就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，手里拿着一个牌，喊我的名字，我刚要应声，空中一阵仙乐传来，满天落花，说不尽的美妙，徐徐的一个又高又大的神仙出现在云端的莲台上，说：‘这个人是我的！’再看那黑衣人早已没了影。然后那大神仙又对我说：‘念你一颗善心，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好的肾，你回去要想真正超脱生死，一定要学法轮大法呀！’”说着我就感到肾脏部位

(四)

周一晚上，老赵太太做了一桌子可口的饭菜，老赵看了看，说：“好！今天是得庆祝庆祝，我可是一天挣了十几万呀！”

老赵太太很想跟着附一句，可是没等说出口，泪水流了下来。

老赵忙说：“高兴的都流泪了？！”

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。

吃过饭，老赵觉的心里很踏实，很早就睡着了。老太太斜靠在床头，戴着花镜看电视，正看的专注，突然，老赵“啊”的大叫一声。她想一定是做恶梦了，忙摇他：“老赵，老赵！”

老赵睁开眼，摸摸胸口，眼睛睁的老大。

“怎么啦？老赵！你别吓我。”

“啊！”老赵舒了口气。

“你说我刚才梦见什么啦？”没等老太太说话，他就接着说：“神仙！一个高高大大的神仙。我刚一睡着，就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，手里拿着一个牌，喊我的名字，我刚要应声，空中一阵仙乐传来，满天落花，说不尽的美妙，徐徐的一个又高又大的神仙出现在云端的莲台上，说：‘这个人是我的！’再看那黑衣人早已没了影。然后那大神仙又对我说：‘念你一颗善心，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好的肾，你回去要想真正超脱生死，一定要学法轮大法呀！’”说着我就感到肾脏部位

半晌，赵老太太说：“不会吧。”

(三)

晚上躺在床上，老赵久久不能入睡，老伴的话一遍遍的在头脑里翻着。“唉！”

“老赵，我知道你还没睡。”

“是呀，睡不着，我说老太太，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十二那年，妈妈病危，我拉着她的手，一个劲的说：‘妈妈，别丢下我。’妈妈抬手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‘傻孩子，有句话叫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决不留你到五更，这死生有命，岂是人力所能改的？’”

“唉！我想起过世的孙伯伯。文革时，我被下放到乡下，有一次被连着几天挨斗，不给吃的，我心里想这样下去不被斗死也得饿死呀，多亏了孙伯伯偷着给我些吃的，我问他你不怕连累吗？他说我这一把年纪了，死了也够本了，就是你，年纪轻轻的，还有前途呀，不能这样就死了，你得挺着，挺过去就好了，人啊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没有过不去的。”

“这时间过的是真快，老孙伯那时多大年纪？”

“六十多！和我现在差不多呀！”

老赵太太伸手过去拉住老伴的手，两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。

半晌，赵老太太说：“不会吧。”

(三)

晚上躺在床上，老赵久久不能入睡，老伴的话一遍遍的在头脑里翻着。“唉！”

“老赵，我知道你还没睡。”

“是呀，睡不着，我说老太太，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十二那年，妈妈病危，我拉着她的手，一个劲的说：‘妈妈，别丢下我。’妈妈抬手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‘傻孩子，有句话叫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决不留你到五更，这死生有命，岂是人力所能改的？’”

“唉！我想起过世的孙伯伯。文革时，我被下放到乡下，有一次被连着几天挨斗，不给吃的，我心里想这样下去不被斗死也得饿死呀，多亏了孙伯伯偷着给我些吃的，我问他你不怕连累吗？他说我这一把年纪了，死了也够本了，就是你，年纪轻轻的，还有前途呀，不能这样就死了，你得挺着，挺过去就好了，人啊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没有过不去的。”

“这时间过的是真快，老孙伯那时多大年纪？”

“六十多！和我现在差不多呀！”

老赵太太伸手过去拉住老伴的手，两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。



【明慧网】小于出差回到办公室已到下班时间，只有老张还未离开。

老张看小于今天格外高兴，就问小于遇到啥喜事了？精神这么爽？小于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讲了一段故事，

把他旅途上的劳累全忘记了：

从小到大都迷惑的事情，今天在火车上听了一席谈话，竟然就是使我顿开茅塞。今天我坐的这列车上有许多民工，想来都是到省城打工的，现在冬天没活了，结伴回家过年。可能是为了打发时间吧，他们热烈的聊着。

一位年长一些的民工说：“过去，中国就是强大，在毛时代没人敢惹，你看，在抗美援朝时，把老美打的，落花流水，你上看甘岭多激烈，就是厉害，可现在不行了。”

一个附和说：“那时候，美国不行，中国才是真强大。”



【明慧网】小于出差回到办公室已到下班时间，只有老张还未离开。

老张看小于今天格外高兴，就问小于遇到啥喜事了？精神这么爽？小于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讲了一段故事，

把他旅途上的劳累全忘记了：

从小到大都迷惑的事情，今天在火车上听了一席谈话，竟然就是使我顿开茅塞。今天我坐的这列车上有许多民工，想来都是到省城打工的，现在冬天没活了，结伴回家过年。可能是为了打发时间吧，他们热烈的聊着。

一位年长一些的民工说：“过去，中国就是强大，在毛时代没人敢惹，你看，在抗美援朝时，把老美打的，落花流水，你上看甘岭多激烈，就是厉害，可现在不行了。”

一个附和说：“那时候，美国不行，中国才是真强大。”

一个约 40 多岁的民工说：“在抗美援朝中，美国拿中国就是没辙，你看黄继光、邱少云，出了多少英雄呀，现在不行了，军队也光想着捞钱了，要再打仗，准没人再向前冲了！”

一个小伙子站起来大喊一声：“你们都说错了，实际可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众人一愣，都向看他，他说：“抗美援朝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是‘保家卫国’吗？事实上是金日成先打的南韩，当时的南韩可是个独立的国家，南韩被打的招架不住了，向联合国求助，联合国决定由美国为首组成多国部队来平息这场战争。金日成招架不住，向前苏联和中国请求支援，苏联没有明着支援，毛泽东要出兵，欺骗国人说是‘保家卫国’，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打中国的意思。当时中央谁也不同意，是毛独揽大权，自作主张，谁反对都不行，最后，中国的一个军被消灭在那儿了，现在军旗还在美国呢！邓小平访美，美国要把此军旗还给中国，邓小平没好意思要，嫌丢人，知道不？！中国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国际法，所以从参战以后美国一直在经济上制裁中国，中国当时出口物资，得用别的国家的旗号，说白了就是走私。最后的结果也不象中国宣传的那样，是北朝鲜向联合国递交了停战协议，也就是投降了，明白不？！”

咱们再说说邱少云，美国扔燃烧弹，蒿草丛

一个约 40 多岁的民工说：“在抗美援朝中，美国拿中国就是没辙，你看黄继光、邱少云，出了多少英雄呀，现在不行了，军队也光想着捞钱了，要再打仗，准没人再向前冲了！”

一个小伙子站起来大喊一声：“你们都说错了，实际可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众人一愣，都向看他，他说：“抗美援朝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是‘保家卫国’吗？事实上是金日成先打的南韩，当时的南韩可是个独立的国家，南韩被打的招架不住了，向联合国求助，联合国决定由美国为首组成多国部队来平息这场战争。金日成招架不住，向前苏联和中国请求支援，苏联没有明着支援，毛泽东要出兵，欺骗国人说是‘保家卫国’，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打中国的意思。当时中央谁也不同意，是毛独揽大权，自作主张，谁反对都不行，最后，中国的一个军被消灭在那儿了，现在军旗还在美国呢！邓小平访美，美国要把此军旗还给中国，邓小平没好意思要，嫌丢人，知道不？！中国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国际法，所以从参战以后美国一直在经济上制裁中国，中国当时出口物资，得用别的国家的旗号，说白了就是走私。最后的结果也不象中国宣传的那样，是北朝鲜向联合国递交了停战协议，也就是投降了，明白不？！”

咱们再说说邱少云，美国扔燃烧弹，蒿草丛

(二)

赵老太太自从和老伴都退休之后，有个习惯，就是每天上午都去打圈麻将，五毛钱一炮，无非是老太太们凑个热闹，打发打发时间。

“孩子她赵姨，听说昨个你家老赵去医院了，怎么样呀？”

“好呀，下周一就去做配型，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手术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！”

“我开始也不信，老赵说是取犯人的肾脏。”

“呀！”

王老太太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吧，那不是犯人的肾脏。”

三个人一齐看向她，王老太太接着说：“昨天晚上女儿过来，我对她说以前没听过，咱们这儿的军医院器官移植还挺发达呀？女儿说：‘妈，这外国都传开了，说中国的劳教所、监狱串通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，然后焚尸灭迹，上个月我们单位去香港旅游，一下飞机，满街法轮功，真相传单、光盘到处都是。’我说：‘尽扯，共产党再坏，也不至于活摘人家器官吧。’女儿说：‘妈你还不信，现在要说做手术，找供体可好找了，谁平白无故的就捐，再说就是摘死刑犯的，哪有那么多的死刑犯？等你也找张法轮功的传单看看，了解了解。’”

“啊？！”三个人都张大了口。

(二)

赵老太太自从和老伴都退休之后，有个习惯，就是每天上午都去打圈麻将，五毛钱一炮，无非是老太太们凑个热闹，打发打发时间。

“孩子她赵姨，听说昨个你家老赵去医院了，怎么样呀？”

“好呀，下周一就去做配型，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手术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！”

“我开始也不信，老赵说是取犯人的肾脏。”

“呀！”

王老太太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吧，那不是犯人的肾脏。”

三个人一齐看向她，王老太太接着说：“昨天晚上女儿过来，我对她说以前没听过，咱们这儿的军医院器官移植还挺发达呀？女儿说：‘妈，这外国都传开了，说中国的劳教所、监狱串通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，然后焚尸灭迹，上个月我们单位去香港旅游，一下飞机，满街法轮功，真相传单、光盘到处都是。’我说：‘尽扯，共产党再坏，也不至于活摘人家器官吧。’女儿说：‘妈你还不信，现在要说做手术，找供体可好找了，谁平白无故的就捐，再说就是摘死刑犯的，哪有那么多的死刑犯？等你也找张法轮功的传单看看，了解了解。’”

“啊？！”三个人都张大了口。

换肾

【明慧网】



(一)

老赵从医院出来的那一刻，心情好极了，医生说做配型后最长半个月就可以实施手术，肾源来自健康的年轻人。这么说可以活下来了！

这次只是想先来咨询咨询，具体的得等回家后和老伴商量商量再说。

赵老太太见老赵脸上有喜色，迎上来说：“是不是很顺利？”

老赵边脱外衣边说：“医生说了，最长半个月就有肾源，还是健康的年轻人的呢！”

“呦！健康年轻人的？谁这么好心呀？”

“听说都是犯人的肾脏。”

“啊。”老太太边把衣服挂起来，边说：“得多少钱？”

“配型就得 3000，排斥治疗得一万多，移植费五、六万，都下来得十几万。”

“这下可好了！准备什么时候去做呀。”

“下周一吧，先做个配型。”

换肾

【明慧网】



(一)

老赵从医院出来的那一刻，心情好极了，医生说做配型后最长半个月就可以实施手术，肾源来自健康的年轻人。这么说可以活下来了！

这次只是想先来咨询咨询，具体的得等回家后和老伴商量商量再说。

赵老太太见老赵脸上有喜色，迎上来说：“是不是很顺利？”

老赵边脱外衣边说：“医生说了，最长半个月就有肾源，还是健康的年轻人的呢！”

“呦！健康年轻人的？谁这么好心呀？”

“听说都是犯人的肾脏。”

“啊。”老太太边把衣服挂起来，边说：“得多少钱？”

“配型就得 3000，排斥治疗得一万多，移植费五、六万，都下来得十几万。”

“这下可好了！准备什么时候去做呀。”

“下周一吧，先做个配型。”

着火了，邱少云身上着火了，他怕暴露目标，一动不动直到被烧死。咱不说他趴在那半小时一动不动是不是现实，就说那干柴烈火的，一烧一片，就烧邱少云一个人呀？其他的参战的几百人都没事？他有聚火功能不让火向外扩散呀？要有这能耐还会被烧死吗？再说他去打仗，总得带着枪支弹药，那弹药遇火会怎样？咱们过年放炮时，把炮皮扫成一堆，点燃时，剩下的没响的炮都响了。你们说说这弹药要是响了，不是自然暴露目标了吗？这个英雄事迹怎么和拍电影似的？这不是‘驴’民政策吗？把驴眼睛一蒙，就拉磨！”

那个 40 多岁的民工说：“这么一说，那黄继光堵枪眼也是瞎编了，经不起琢磨呀！”

说到这里，气氛更活跃了，其他的乘客也加入了议论。一个戴着眼镜的 30 多岁的男子说：“上甘岭，面对面的打，也是胡说，我听参加过这战争的人说，打仗时，谁还敢瞄准哪，还没等瞄呢，就被人打死了，是不露头，把枪向外一伸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随便放，哪象电影演的。还有我们那儿从抗美援朝回来的人说，没参战才能回来，参战的都死了，回来的都是后勤、文艺和救护的卫生员，有的都没放过一枪呢。”

一个衣着笔挺的男子接过话：“你们说的都对了，我父亲就参加过抗美援朝，他去朝鲜连装载士兵的闷罐车都没下，就回来了，现在是地师

着火了，邱少云身上着火了，他怕暴露目标，一动不动直到被烧死。咱不说他趴在那半小时一动不动是不是现实，就说那干柴烈火的，一烧一片，就烧邱少云一个人呀？其他的参战的几百人都没事？他有聚火功能不让火向外扩散呀？要有这能耐还会被烧死吗？再说他去打仗，总得带着枪支弹药，那弹药遇火会怎样？咱们过年放炮时，把炮皮扫成一堆，点燃时，剩下的没响的炮都响了。你们说说这弹药要是响了，不是自然暴露目标了吗？这个英雄事迹怎么和拍电影似的？这不是‘驴’民政策吗？把驴眼睛一蒙，就拉磨！”

那个 40 多岁的民工说：“这么一说，那黄继光堵枪眼也是瞎编了，经不起琢磨呀！”

说到这里，气氛更活跃了，其他的乘客也加入了议论。一个戴着眼镜的 30 多岁的男子说：“上甘岭，面对面的打，也是胡说，我听参加过这战争的人说，打仗时，谁还敢瞄准哪，还没等瞄呢，就被人打死了，是不露头，把枪向外一伸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随便放，哪象电影演的。还有我们那儿从抗美援朝回来的人说，没参战才能回来，参战的都死了，回来的都是后勤、文艺和救护的卫生员，有的都没放过一枪呢。”

一个衣着笔挺的男子接过话：“你们说的都对了，我父亲就参加过抗美援朝，他去朝鲜连装载士兵的闷罐车都没下，就回来了，现在是地师

级。我当兵那阵儿，正赶上所谓的‘自卫反击战’，打越南，正好让我所在的部队去，可给我爸急坏了，一个电话把我调了回来，当时我们团正好归他老人家管，要不然早当炮灰了。我们团去的一个都没回来。打了半天今天又和越南好了，牺牲了一百多名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，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又划给了人家了，不白打了吗？”

最先说话的年长民工说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们被共产党给耍了？！也是，你看现在老百姓有活路吗？不合理的制度，把百姓脖子卡的都喘不过气了，得实惠的都是共产党高官，谁管你百姓死活呀！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呀，贫富差距大，百分之六十是穷人，百分之十的富人是黑社会，百分之三十的富人是共产党的有权有势的腐败分子。现在是颠倒黑白，好人没活路，坏人乐逍遥。”

戴眼镜的男子说：“为什么坏人那么多？因为它们不让你当好人哪！当好人被抓呀，你看把炼法轮功的这些老实人害的，绑架、抄家，肆意罚款还不开收据，送劳教、判刑，活摘器官，这干的都是什么事呀？所以呀，天要不灭中共，那才怪呢！现在中国出现的天灾人祸，就是淘汰共产党的。海外有个《大纪元》网站，发了一张公告，可以用小名、化名、笔名退出党、团、队组织，将来神要消灭共党时，退了才能留下来！我

级。我当兵那阵儿，正赶上所谓的‘自卫反击战’，打越南，正好让我所在的部队去，可给我爸急坏了，一个电话把我调了回来，当时我们团正好归他老人家管，要不然早当炮灰了。我们团去的一个都没回来。打了半天今天又和越南好了，牺牲了一百多名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，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又划给了人家了，不白打了吗？”

最先说话的年长民工说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们被共产党给耍了？！也是，你看现在老百姓有活路吗？不合理的制度，把百姓脖子卡的都喘不过气了，得实惠的都是共产党高官，谁管你百姓死活呀！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呀，贫富差距大，百分之六十是穷人，百分之十的富人是黑社会，百分之三十的富人是共产党的有权有势的腐败分子。现在是颠倒黑白，好人没活路，坏人乐逍遥。”

戴眼镜的男子说：“为什么坏人那么多？因为它们不让你当好人哪！当好人被抓呀，你看把炼法轮功的这些老实人害的，绑架、抄家，肆意罚款还不开收据，送劳教、判刑，活摘器官，这干的都是什么事呀？所以呀，天要不灭中共，那才怪呢！现在中国出现的天灾人祸，就是淘汰共产党的。海外有个《大纪元》网站，发了一张公告，可以用小名、化名、笔名退出党、团、队组织，将来神要消灭共党时，退了才能留下来！我

一下张大嫂，”说着抹了一把眼泪。

王嫂也抹了一把眼泪，这多少千万的法轮功学员哪个没有家属子女，亲朋好友啊！

真的，这时两人都感到心里跟明镜儿似的：一个大法弟子被抓，就会又有很多弟子走出来讲真相；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，就会又有更多的弟子站出来维护大法。还有天天都有被劳教所骗着走错路的学员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，说强制洗脑白搭，自己已经重新开始修炼。这些正说明邪党企图通过谎言和暴力，来改变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已经彻底失败了。

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那女人看看表说，我得走了，要不然两个女儿在家里该担心了，说着就往门口走去。

王嫂赶紧说，前两天我儿子给我拿挺多豆角来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我给你拿去点吧。

她刚想推辞，却发现王嫂的眼中充满了晶莹的泪光。她只好收下了。

这时天已经完全晴了，碧蓝的天空象洗过的一样，绚烂的晚霞预示着明天肯定是个好天儿！说一声再见！她骑上车子就往那霞光方向去了，不一会就消失在那片金光之中了……◇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（可使用化名、小名）
电子邮件：**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**
电子邮件：**news@epochtimes.com**
打电话：**1-866-697-6570（美国）**

一下张大嫂，”说着抹了一把眼泪。

王嫂也抹了一把眼泪，这多少千万的法轮功学员哪个没有家属子女，亲朋好友啊！

真的，这时两人都感到心里跟明镜儿似的：一个大法弟子被抓，就会又有很多弟子走出来讲真相；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，就会又有更多的弟子站出来维护大法。还有天天都有被劳教所骗着走错路的学员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，说强制洗脑白搭，自己已经重新开始修炼。这些正说明邪党企图通过谎言和暴力，来改变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已经彻底失败了。

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那女人看看表说，我得走了，要不然两个女儿在家里该担心了，说着就往门口走去。

王嫂赶紧说，前两天我儿子给我拿挺多豆角来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我给你拿去点吧。

她刚想推辞，却发现王嫂的眼中充满了晶莹的泪光。她只好收下了。

这时天已经完全晴了，碧蓝的天空象洗过的一样，绚烂的晚霞预示着明天肯定是个好天儿！说一声再见！她骑上车子就往那霞光方向去了，不一会就消失在那片金光之中了……◇

退党退团退队方法（可使用化名、小名）
电子邮件：**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**
电子邮件：**news@epochtimes.com**
打电话：**1-866-697-6570（美国）**

个不仁不义之人吗？做人怎么说也得讲点良心与道德吧？我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本意，是江××一伙逼着让你们干的，你知道吗？象江××和李岚清等等高官在国外已被告上了法庭，国际上不都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的组织了吗？做啥事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！’那个小警察默默地听着，半天才说，嫂子保重！然后就走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来。”

王嫂静静地听着她的讲述，禁不住关切地问：“你们娘几个也太不容易了，小女儿还在上中学，大女儿能帮你干点活吧？”

那女人淡淡地一笑，随口说道：“也没啥不容易的。有人说炼功人不过日子，现在我就要做给他们看一看！我们娘几个要生活得好好的。这不，前几天我和大女儿把屋里重新刷一遍，小院也整理得利利索索的，当没什么事时，我就和大女儿糊火柴盒，一天能糊四千多，挣十来块钱也就够我们娘几个花了。有的时候也觉得挺苦、挺难的，可当我想起王婶她家有三个亲人因为讲真相而被判五至十年的重刑，而她自己还在流离失所。和她相比，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！那天她知道我丈夫出事后过来看我，非得要给我拿一百块钱。我说什么也没留。当时我说，我要有钱都应该给您拿点……还有张大嫂，在张大哥被关在看守所里绝食时还给我拿五百元钱，现在张大哥被看守所那些恶警害死了，明天我得去看望

们一定得认清方向，给自己一个明智的选择呀。”

“真的？”有民工问。

戴眼镜的男子回答说：“不管是真也好，假也好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你退了要是没有，也不丢啥，要是真有，你可就平安啦。”

40多岁的民工说：“你说没有神吧，可有些事还真的不好解释。我们庄的老赵开三马车跟汽车撞上了，人没事，车没大毛病，却把那汽车的水箱撞坏了，前杠弯了，人们都感到奇怪，有人一打听，原来他就是‘三退’了，身上还带着法轮功的‘护身符’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”

那个小伙子说：“象这样的事情多了，就跟神话似的。我村的一个人被拖拉机碾过去了，一点事儿没有，也是带着护身符呢！”

戴眼镜的男子说：“我弟弟在省城开出租，车里挂着毛的象，我跟他说毛都做鬼了，它能保护你吗？还不如挂个法轮功的护身符呢，那可是神保护呀。他不但不听，还骂我迷信，吵着说我什么都不信，就信共产党。几天前出车祸了，把道边的小卖部给撞塌了，车进去了，又把在里面睡觉的店主给轧死了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汽车也报废了。抢救及时，我弟弟总算保了一条命。我去医院看他，说：‘你就是不听话，早听话可能就没这几事啦。’他说：‘这回我信了。那天在我车前出现了一个毛泽东，我怕撞着它，就把方

个不仁不义之人吗？做人怎么说也得讲点良心与道德吧？我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本意，是江××一伙逼着让你们干的，你知道吗？象江××和李岚清等等高官在国外已被告上了法庭，国际上不都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的组织了吗？做啥事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！’那个小警察默默地听着，半天才说，嫂子保重！然后就走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来。”

王嫂静静地听着她的讲述，禁不住关切地问：“你们娘几个也太不容易了，小女儿还在上中学，大女儿能帮你干点活吧？”

那女人淡淡地一笑，随口说道：“也没啥不容易的。有人说炼功人不过日子，现在我就要做给他们看一看！我们娘几个要生活得好好的。这不，前几天我和大女儿把屋里重新刷一遍，小院也整理得利利索索的，当没什么事时，我就和大女儿糊火柴盒，一天能糊四千多，挣十来块钱也就够我们娘几个花了。有的时候也觉得挺苦、挺难的，可当我想起王婶她家有三个亲人因为讲真相而被判五至十年的重刑，而她自己还在流离失所。和她相比，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！那天她知道我丈夫出事后过来看我，非得要给我拿一百块钱。我说什么也没留。当时我说，我要有钱都应该给您拿点……还有张大嫂，在张大哥被关在看守所里绝食时还给我拿五百元钱，现在张大哥被看守所那些恶警害死了，明天我得去看望

们一定得认清方向，给自己一个明智的选择呀。”

“真的？”有民工问。

戴眼镜的男子回答说：“不管是真也好，假也好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你退了要是没有，也不丢啥，要是真有，你可就平安啦。”

40多岁的民工说：“你说没有神吧，可有些事还真的不好解释。我们庄的老赵开三马车跟汽车撞上了，人没事，车没大毛病，却把那汽车的水箱撞坏了，前杠弯了，人们都感到奇怪，有人一打听，原来他就是‘三退’了，身上还带着法轮功的‘护身符’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”

那个小伙子说：“象这样的事情多了，就跟神话似的。我村的一个人被拖拉机碾过去了，一点事儿没有，也是带着护身符呢！”

戴眼镜的男子说：“我弟弟在省城开出租，车里挂着毛的象，我跟他说毛都做鬼了，它能保护你吗？还不如挂个法轮功的护身符呢，那可是神保护呀。他不但不听，还骂我迷信，吵着说我什么都不信，就信共产党。几天前出车祸了，把道边的小卖部给撞塌了，车进去了，又把在里面睡觉的店主给轧死了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汽车也报废了。抢救及时，我弟弟总算保了一条命。我去医院看他，说：‘你就是不听话，早听话可能就没这几事啦。’他说：‘这回我信了。那天在我车前出现了一个毛泽东，我怕撞着它，就把方

向盘一打，一下就撞在小卖部上了，真是活见鬼了！’你说说这不是血的教训吗？所以呀，在座的，我们得冷静的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啊！可别跟中共瞎跑啦，那是拿命开玩笑呀！”

从这些人的神聊中，我可明白了好多，头脑也清醒了不少，所以我说我茅塞顿开呢。身为机关干部，我们再不能违心的干坏事啦。对法轮功要有一个新的认识。法轮功学员到处给人讲真相，是在救度大家，可不能为难他们呀！以后我能帮他们的我就全力帮。法轮功的资料上告诉我们怎样能突破封锁上网看《明慧网》。我可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了。

老张认真听着小于兴奋的叙述，不紧不慢的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”看得出来，他这话并不是在开玩笑。◇



【明慧网】这几天张曼总觉的很别扭，同学们都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她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开始时张曼还能高傲的抬起头，因为她想一定

向盘一打，一下就撞在小卖部上了，真是活见鬼了！’你说说这不是血的教训吗？所以呀，在座的，我们得冷静的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啊！可别跟中共瞎跑啦，那是拿命开玩笑呀！”

从这些人的神聊中，我可明白了好多，头脑也清醒了不少，所以我说我茅塞顿开呢。身为机关干部，我们再不能违心的干坏事啦。对法轮功要有一个新的认识。法轮功学员到处给人讲真相，是在救度大家，可不能为难他们呀！以后我能帮他们的我就全力帮。法轮功的资料上告诉我们怎样能突破封锁上网看《明慧网》。我可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了。

老张认真听着小于兴奋的叙述，不紧不慢的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”看得出来，他这话并不是在开玩笑。◇



【明慧网】这几天张曼总觉的很别扭，同学们都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她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开始时张曼还能高傲的抬起头，因为她想一定

还有那么多的人在等着要看呢？我一想到这儿也就来了。”身为法轮功学员的王嫂看着眼前这个四十出头个头不高的女人：眼神中增添了许多坚毅和刚强，这是以前的她吗？

王嫂善意地一笑，感慨地赞道：“哎，当初你丈夫由于进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关进看守所里近两个月，你不是要离婚吗？今天他又被抓了，你却比他做得还来劲！”

那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道：“唉！从前我真有些不理解他，一次又一次被抓，一次又一次地被罚款，我当时真想和他离婚算了。可事后冷静下来，一想，这一切都是谁的错啊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啊！以前师父的书我没太好好看过，现在我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看，越看越想看，……不怪说我丈夫他们这么多年来都在讲真相，敢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呀！”

她好像存了一肚子话似的接着说，“一个连真善忍大法都反对的人将来会有好结果吗？！那天我们当地的派出所那个片警到我家，我对他说，‘我丈夫当初未学法之前有好几种病，而且我家还容易招那些不好的低灵的东西，每年光花钱就得几千，他脾气还不好，动不动就拿我们娘仨出气。九七年学了法轮功以后，别说我丈夫从来没吃过一粒药，就连我们娘仨也身体棒棒的，未花一分钱买药。你说说，我们都深深地受益于大法，你们却让我们与大法决裂，你们不是让我们做一

还有那么多的人在等着要看呢？我一想到这儿也就来了。”身为法轮功学员的王嫂看着眼前这个四十出头个头不高的女人：眼神中增添了许多坚毅和刚强，这是以前的她吗？

王嫂善意地一笑，感慨地赞道：“哎，当初你丈夫由于进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关进看守所里近两个月，你不是要离婚吗？今天他又被抓了，你却比他做得还来劲！”

那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道：“唉！从前我真有些不理解他，一次又一次被抓，一次又一次地被罚款，我当时真想和他离婚算了。可事后冷静下来，一想，这一切都是谁的错啊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啊！以前师父的书我没太好好看过，现在我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看，越看越想看，……不怪说我丈夫他们这么多年来都在讲真相，敢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呀！”

她好像存了一肚子话似的接着说，“一个连真善忍大法都反对的人将来会有好结果吗？！那天我们当地的派出所那个片警到我家，我对他说，‘我丈夫当初未学法之前有好几种病，而且我家还容易招那些不好的低灵的东西，每年光花钱就得几千，他脾气还不好，动不动就拿我们娘仨出气。九七年学了法轮功以后，别说我丈夫从来没吃过一粒药，就连我们娘仨也身体棒棒的，未花一分钱买药。你说说，我们都深深地受益于大法，你们却让我们与大法决裂，你们不是让我们做一

【明慧网】[作者题记：本文所述的一切都是真人真事，所用姓名为化名。]

道路越走越泥泞，天看来暂时还没有晴的意思，她想，天黑之前一定要给功友送去而且自己也得赶回去，两个女儿还在家里等我呢！于是，她抹了一把淋到脸上的雨水，又加劲奋力向前面那所村庄骑去。

此时此刻，她更理解了丈夫四年来风雨不误地给功友送资料的艰辛和不易，也为了当初自己对他的不甚理解而自责。而今，丈夫因和几位同修开会，被恶人举报，结果被非法判劳教三年。唉！只恨当初我能多理解他一些就好了……

正这么想着，一道闪电在空中划过，一阵雷声紧跟而至。“我要在下大雨之前到王嫂家，一定，”不觉间，她蹬车的频率又加快了许多。

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到了王嫂家。当王嫂看到全身被雨水淋透了的她，不知说什么好，赶紧倒上一杯热水，关切地问：“你丈夫现在咋样了？”

她并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我丈夫现在不在家，这些明慧网上的资料不能没有人送啊！”



【明慧网】[作者题记：本文所述的一切都是真人真事，所用姓名为化名。]

道路越走越泥泞，天看来暂时还没有晴的意思，她想，天黑之前一定要给功友送去而且自己也得赶回去，两个女儿还在家里等我呢！于是，她抹了一把淋到脸上的雨水，又加劲奋力向前面那所村庄骑去。

此时此刻，她更理解了丈夫四年来风雨不误地给功友送资料的艰辛和不易，也为了当初自己对他的不甚理解而自责。而今，丈夫因和几位同修开会，被恶人举报，结果被非法判劳教三年。唉！只恨当初我能多理解他一些就好了……

正这么想着，一道闪电在空中划过，一阵雷声紧跟而至。“我要在下大雨之前到王嫂家，一定，”不觉间，她蹬车的频率又加快了许多。

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到了王嫂家。当王嫂看到全身被雨水淋透了的她，不知说什么好，赶紧倒上一杯热水，关切地问：“你丈夫现在咋样了？”

她并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我丈夫现在不在家，这些明慧网上的资料不能没有人送啊！”



是班主任指定她当班长的事让同学们妒嫉了，许多同学们认为她是凭借老子的力量当上的这个班长，尽管这样，她想：哼！谁让我的命好呢？慢慢的，她有些受不了了，她觉的自己四周有一道无形的墙，墙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厚，憋的她快不能呼吸了。

那天早上张曼到校比较早，教室里只有几个男生在调侃，她一进来，男生们就不说话了。一会儿，一个男生走过来，到她的桌前，看着她，捏着嗓子说：“我说张曼同学，你爸爸可真是厉害呀！”她哪里受过这气，抬手就要打这个男生，男生嘻哈着跑到教室门口，扶着门框说：“了不得了！救命呀！大小姐生气了，这我哪里还有好日子过？她老子来了还不逼我跳楼呀！”后面的男生听了故意装着女生说话的腔调哈哈大笑。她又气又急，却没有办法。

张曼的心情坏到了极点，到了第二节课快结束时，班主任敲门打断了讲课，叫她出去，告诉她奶奶突然病情严重，想见她一面，让她别再上课了，赶快去医院，还说门口有人接。她跑到楼下时，见到爸爸的一个手下在楼外等她，她忙上了车，那个叔叔好象说了一些什么，她全没有印象，她从小跟着奶奶生活，前年上初中才回家住，现在就要别离了，唉……她赶到病房，听见有人说：“大孙女来了！”众人让开一条路，她刚到

是班主任指定她当班长的事让同学们妒嫉了，许多同学们认为她是凭借老子的力量当上的这个班长，尽管这样，她想：哼！谁让我的命好呢？慢慢的，她有些受不了了，她觉的自己四周有一道无形的墙，墙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厚，憋的她快不能呼吸了。

那天早上张曼到校比较早，教室里只有几个男生在调侃，她一进来，男生们就不说话了。一会儿，一个男生走过来，到她的桌前，看着她，捏着嗓子说：“我说张曼同学，你爸爸可真是厉害呀！”她哪里受过这气，抬手就要打这个男生，男生嘻哈着跑到教室门口，扶着门框说：“了不得了！救命呀！大小姐生气了，这我哪里还有好日子过？她老子来了还不逼我跳楼呀！”后面的男生听了故意装着女生说话的腔调哈哈大笑。她又气又急，却没有办法。

张曼的心情坏到了极点，到了第二节课快结束时，班主任敲门打断了讲课，叫她出去，告诉她奶奶突然病情严重，想见她一面，让她别再上课了，赶快去医院，还说门口有人接。她跑到楼下时，见到爸爸的一个手下在楼外等她，她忙上了车，那个叔叔好象说了一些什么，她全没有印象，她从小跟着奶奶生活，前年上初中才回家住，现在就要别离了，唉……她赶到病房，听见有人说：“大孙女来了！”众人让开一条路，她刚到

病床前，没等站稳，奶奶就没气了。她还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别人都哭时，她愣愣的站着，等别人都不哭了，她“哇”的哭了出来，然后就不能停下。火化的那天，她不知道哭了多少回，奶奶没下葬她就病倒了，发烧、头痛、浑身的骨头象散架了一样，等她略有好转，可以上学时，已经过去一周了。

张曼虽然来上课了，可是却提不起一点精神，尽管落下的课老师都再三承诺给她补。

第一天下午放学，没有人来接她，父母因为奶奶的事也都病了。她没有坐车，沿着路边一点点的踱着，身边有许多人擦肩而过，她却有一种站在沙漠中的感觉。突然的，她好象听见有人叫她爸爸的名字，扭头看看四周，没有认识的，她想是不是听错了？这时又听见有人说：“张××，可真是恶棍！”她一看，原来是几个学生正围着墙边看边说，她很想看看他们看的是什么，可是那几个人团团围住，看不见，这时听见一个说：

“魔鬼！”她一怔，知道有什么问题，看他们的表情却没敢上前问。她一直等到他们走了，才凑到跟前，原来是一张海报一样的纸，上面醒目的几个大字：“曝光国保大队队长张××”，这不是爸爸吗？

看看正文，她吓了一跳。

“张××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一

病床前，没等站稳，奶奶就没气了。她还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别人都哭时，她愣愣的站着，等别人都不哭了，她“哇”的哭了出来，然后就不能停下。火化的那天，她不知道哭了多少回，奶奶没下葬她就病倒了，发烧、头痛、浑身的骨头象散架了一样，等她略有好转，可以上学时，已经过去一周了。

张曼虽然来上课了，可是却提不起一点精神，尽管落下的课老师都再三承诺给她补。

第一天下午放学，没有人来接她，父母因为奶奶的事也都病了。她没有坐车，沿着路边一点点的踱着，身边有许多人擦肩而过，她却有一种站在沙漠中的感觉。突然的，她好象听见有人叫她爸爸的名字，扭头看看四周，没有认识的，她想是不是听错了？这时又听见有人说：“张××，可真是恶棍！”她一看，原来是几个学生正围着墙边看边说，她很想看看他们看的是什么，可是那几个人团团围住，看不见，这时听见一个说：

“魔鬼！”她一怔，知道有什么问题，看他们的表情却没敢上前问。她一直等到他们走了，才凑到跟前，原来是一张海报一样的纸，上面醒目的几个大字：“曝光国保大队队长张××”，这不是爸爸吗？

看看正文，她吓了一跳。

“张××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一

人，活摘法轮功器官卖钱？！还不让人家说话？不让上访、不许上诉，人家没法贴个传单还不让了？这是明摆着的黑社会啊！”

“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……”

“你看看，这个“伟光正”把咱们害的，在自己家里说个话也得防着隔墙有耳。哎！王大妈，这个钱我还是不挣的好——帮着害好人，我不干！我还想着晚上睡的安稳些呢。大妈，我劝你也别干那个。”

“你说我有啥办法？这上指下派，不干不行呀！我不是挣着人家钱吗？”

“王大妈，没钱是不行，可是这要是没命了，不就更不行了吗？王大妈你没听说吗，原来我们厂公安处的周科长，紧跟着迫害法轮功，前二年得了肝癌，死了，还没我这个岁数呢！前楼的大强，在派出所不干别的，专门负责蹲坑、抓法轮功学员，现在强不起来了，得了糖尿病和脑血栓，半身不遂，真是痛苦呀！比死还难受！”

“哎……大家说天要灭中共，看来真是那么回事，看样子是真的要完了。让这共产党赶快灭了吧！要不老百姓是没活路了！哎，我说，听说成千上万的人上网声明退党，你退了吗？……”

◇

人，活摘法轮功器官卖钱？！还不让人家说话？不让上访、不许上诉，人家没法贴个传单还不让了？这是明摆着的黑社会啊！”

“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……”

“你看看，这个“伟光正”把咱们害的，在自己家里说个话也得防着隔墙有耳。哎！王大妈，这个钱我还是不挣的好——帮着害好人，我不干！我还想着晚上睡的安稳些呢。大妈，我劝你也别干那个。”

“你说我有啥办法？这上指下派，不干不行呀！我不是挣着人家钱吗？”

“王大妈，没钱是不行，可是这要是没命了，不就更不行了吗？王大妈你没听说吗，原来我们厂公安处的周科长，紧跟着迫害法轮功，前二年得了肝癌，死了，还没我这个岁数呢！前楼的大强，在派出所不干别的，专门负责蹲坑、抓法轮功学员，现在强不起来了，得了糖尿病和脑血栓，半身不遂，真是痛苦呀！比死还难受！”

“哎……大家说天要灭中共，看来真是那么回事，看样子是真的要完了。让这共产党赶快灭了吧！要不老百姓是没活路了！哎，我说，听说成千上万的人上网声明退党，你退了吗？……”

◇

“真的！？太谢谢你了！不知道是啥活呀？我能不能干的了呀？”

“能，谁都能干，就是看着咱们社区这二十根电线杆。每个月 400 元，比你上班的工资还高两倍……”

“看电线杆？这电线杆有什么可看的？还怕别人偷了不成？”

“哎哟，不是，谁偷电线杆干嘛？也不好拿。”

“那看它干啥？”

“是怕有人贴传单、小报什么的，尤其是法轮功的传单。”

“啊！这样呀！这法轮功怎么啦？法轮功贴的那些东西可都是大实话啊。这有什么好看的呢？”

“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就是因为都是大实话，才怕呢！政府才花钱派人看着呢！看见有贴的你就撕，保持电线杆的‘干净’，就是你的工作。省的老百姓都知道！”

“哎！怕老百姓知道就别干呀！你看这是什么世道？政府花那么多的钱雇人看杆，省出那些钱来搞活几个厂子多好。啊，这法轮功咋了？不就是炼炼功、锻练锻练身体吗？有啥不好了？钱这么难挣，有了病也没钱治，小病受着，大病等死。炼法轮功能让人有个好身体，省得没钱看病，这还不好啊？！就这么迫害？打死人家那么多的

“真的！？太谢谢你了！不知道是啥活呀？我能不能干的了呀？”

“能，谁都能干，就是看着咱们社区这二十根电线杆。每个月 400 元，比你上班的工资还高两倍……”

“看电线杆？这电线杆有什么可看的？还怕别人偷了不成？”

“哎哟，不是，谁偷电线杆干嘛？也不好拿。”

“那看它干啥？”

“是怕有人贴传单、小报什么的，尤其是法轮功的传单。”

“啊！这样呀！这法轮功怎么啦？法轮功贴的那些东西可都是大实话啊。这有什么好看的呢？”

“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就是因为都是大实话，才怕呢！政府才花钱派人看着呢！看见有贴的你就撕，保持电线杆的‘干净’，就是你的工作。省的老百姓都知道！”

“哎！怕老百姓知道就别干呀！你看这是什么世道？政府花那么多的钱雇人看杆，省出那些钱来搞活几个厂子多好。啊，这法轮功咋了？不就是炼炼功、锻练锻练身体吗？有啥不好了？钱这么难挣，有了病也没钱治，小病受着，大病等死。炼法轮功能让人有个好身体，省得没钱看病，这还不好啊？！就这么迫害？打死人家那么多的

直紧跟恶党，用暴力绑架法轮功学员，先后有几人被他折磨致残、几十人经他手劳教。02 年夏天，张××绑架正在上班路上的法轮功学员李萍，带到国保大队楼下，拽着她的长发，从一楼拖到五楼，然后就是暴打，穿皮鞋碾她的脸，猛踩她的胸部。然后把她吊在暖气管上，用电棍电，专门电击下体，这样折磨了她一天一夜，直到李萍奄奄一息才罢手。

二零零五年五月，张××不经任何手续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杜梅家，当时杜梅的丈夫（也是法轮功学员）正在被非法劳教，张××按住杜梅，夺下她怀中惊恐的不足 3 岁的小孩，扳过杜梅的胳膊，扣上手铐，不顾孩子的啼哭，把她拽到汽车上直奔看守所而去。
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旬，张××不经任何手续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林小芳家，疯狂抄家，当发现她家有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时，逼问林小芳哪里来的，林小芳不说，张某某逼她到阳台，让她跳楼，并说这算你自杀，家人及时赶回才救了她一命。……”

张曼的心在发抖，象是被刀剜一样的疼痛，她不得不扶着墙。

“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张××快快悬崖勒马，否则不但自己遭报还会累及家人。”这最后一句话在她的脑子里转了几转。记的小时候，和爸爸

直紧跟恶党，用暴力绑架法轮功学员，先后有几人被他折磨致残、几十人经他手劳教。02 年夏天，张××绑架正在上班路上的法轮功学员李萍，带到国保大队楼下，拽着她的长发，从一楼拖到五楼，然后就是暴打，穿皮鞋碾她的脸，猛踩她的胸部。然后把她吊在暖气管上，用电棍电，专门电击下体，这样折磨了她一天一夜，直到李萍奄奄一息才罢手。

二零零五年五月，张××不经任何手续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杜梅家，当时杜梅的丈夫（也是法轮功学员）正在被非法劳教，张××按住杜梅，夺下她怀中惊恐的不足 3 岁的小孩，扳过杜梅的胳膊，扣上手铐，不顾孩子的啼哭，把她拽到汽车上直奔看守所而去。
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旬，张××不经任何手续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林小芳家，疯狂抄家，当发现她家有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时，逼问林小芳哪里来的，林小芳不说，张某某逼她到阳台，让她跳楼，并说这算你自杀，家人及时赶回才救了她一命。……”

张曼的心在发抖，象是被刀剜一样的疼痛，她不得不扶着墙。

“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张××快快悬崖勒马，否则不但自己遭报还会累及家人。”这最后一句话在她的脑子里转了几转。记的小时候，和爸爸

一起看电影，她总会问：“爸爸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当说到是坏人时，她就会说：“坏人一定没有好下场的！”可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电影里的坏人会落在了自己家，而且比电影里的坏的多。

张曼抬手撕下这张海报，她要去问问爸爸，她发现这张纸的下面还是同样的内容，只是被撕的看不全内容了，不知道其它的地方是不是还有，难怪同学们……

手机响了，“小曼，你在哪？”妈妈的声音。

“回家路上。”

“小曼，别回家了，我和你爸都没在家，你这几天去姥姥家住吧，我打过电话了，说你要去她那儿。”

张曼本能的一惊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真的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小曼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！”

“你爸爸挺着要开车去接你，路上和别人撞上了，马上要做手术。你别怕，医生说没大事。”

“他在哪个医院，我也去。”

“那……好吧。人民医院。”

张曼脑子一片空白，她折好海报，放在书包里，她要把它拿给爸爸和妈妈。◇

一起看电影，她总会问：“爸爸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当说到是坏人时，她就会说：“坏人一定没有好下场的！”可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电影里的坏人会落在了自己家，而且比电影里的坏的多。

张曼抬手撕下这张海报，她要去问问爸爸，她发现这张纸的下面还是同样的内容，只是被撕的看不全内容了，不知道其它的地方是不是还有，难怪同学们……

手机响了，“小曼，你在哪？”妈妈的声音。

“回家路上。”

“小曼，别回家了，我和你爸都没在家，你这几天去姥姥家住吧，我打过电话了，说你要去她那儿。”

张曼本能的一惊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真的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小曼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！”

“你爸爸挺着要开车去接你，路上和别人撞上了，马上要做手术。你别怕，医生说没大事。”

“他在哪个医院，我也去。”

“那……好吧。人民医院。”

张曼脑子一片空白，她折好海报，放在书包里，她要把它拿给爸爸和妈妈。◇



【明慧网】下岗了，整天没事干，闲的瞎溜达，你说怎么着？上惯了班，这一下岗就没意思了，还没到五十呢，就没有班上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你看让共产党瞎折腾的，工人都下岗了，厂长破产了，还天天吹国民经济翻了多少翻，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，这不大白天说瞎话吗？坟地烧报纸戏弄鬼吗？

这天天气不好，没出去，在家正无聊。

“咚！咚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开门呀，我是街道的王大妈！”

吱…打开门。

“哎，你好呀，王大妈，进屋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有啊！听说你下岗了，闲着没事干，我给你找个工作。”



【明慧网】下岗了，整天没事干，闲的瞎溜达，你说怎么着？上惯了班，这一下岗就没意思了，还没到五十呢，就没有班上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你看让共产党瞎折腾的，工人都下岗了，厂长破产了，还天天吹国民经济翻了多少翻，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，这不大白天说瞎话吗？坟地烧报纸戏弄鬼吗？

这天天气不好，没出去，在家正无聊。

“咚！咚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开门呀，我是街道的王大妈！”

吱…打开门。

“哎，你好呀，王大妈，进屋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有啊！听说你下岗了，闲着没事干，我给你找个工作。”